

名家集注 论语

册二

三国魏·何晏 南朝梁·皇侃 宋·朱熹等○注



◆ 册二 ◆

名家集注论语



三国魏·何晏 南朝梁·皇侃 宋·朱熹等◎注

◆
印創工業出版社

◎子贡曰：『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^①。』**马融**曰：加，陵也。子曰：『赐也，非尔所及也^②。』**孔安国**曰：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义於己。**袁氏**曰：加，不得理之谓也。非无过者，何能不加

人，人亦不加己，尽得理贤人也，非子贡之分也。**程颐**曰：我不欲人之加诸我，吾亦欲无加诸人，仁也；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恕也。恕则子贡或能勉之，仁则非所及矣。**朱熹**曰：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，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。此仁者之事，不待勉强，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。

注释

①加：凌驾。②尔：你。

译文

子贡说：『我不愿别人凌驾于我，我也不愿凌驾在别人身上。』孔子说：『赐呀，这就不是你能做到的了。』

解读

子贡的这话和阿克顿勋爵在《箴言录》中的名言：『自由的本义：自我驾驭。自由的反面：驾驭他人』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句话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的箴言，但是对于不理解之人来说，子贡和阿克顿的话都有如禅门棒喝。它可以警醒世人对自由主义要义的深刻领悟，有益于世人打开昏聩的户牖，洞见清新的生命。这类朴素而又洞察自由主义内核的箴言，是比勘世界的一把价值尺度，是理解复杂世界的一把秘匙。子贡这句话，在中国原典中，最具自由主义精神。在自由主义的要义中，特别是在消极自由的要义中，在什么范围或多大程度上不受行政或其他强力干预，一直是自由主义者关心的问题。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认为，世界上存在着两种观念：『一种观念认为

自然的事实是彼此调和且允许作决定论解释的，另一种观念则认为人类生活的明显特征，包括价值，是彼此不调和的，且主要是自由选择的结果。』

孔子所论，并不影响子贡的先知性。包括阿克顿在内的『异邦新声』不断播扬于本土之际，有理由认定先知端木赐追求的自由境界，也正在慢慢地生成。端木先生或者非所及，我辈其不可及乎？于是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读书求道中，在认识对象世界中，在各类经验实践中，『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』，便具有了自由主义箴言的意义。

◎子贡曰：『夫子之文章^①，可得而闻也；何晏曰：章，明也。

文彩形质著见，可以耳目循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^②，不可得而

闻也。』何晏曰：性者，人之所受以生也。天道者，元亨利新

之道。深微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大史叔明曰：文章者，六籍是也。

性与天道如何注。以此言之，举是夫子死后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生之德音难可复值。六籍即有性与天道，但垂于世者可踪，故千载之下，可得而闻也。至于口说言吐，性与天道，蕴籍之深，止乎身者难继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程颐曰：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。朱熹曰：文章，德之见乎外者，威仪文辞皆是也。性者，人所受之天理；天道者，天理自然之本体，其实一理也。言夫子之文章，日见乎外，固学者所共闻；至于性与天道，则夫子罕言之，而学者有不得闻者。盖圣门教不躐等，子贡至是始得闻之，而叹其美也。



注释

① 文章：指礼乐制度和诗书文献中的学问。② 性：人的自然本性。天道：天命，指人类和自然的祸福吉凶关系。

译文

子贡说：『老师讲授的礼、乐、诗、书的知识，依靠耳闻是能够学到的；老师讲授的人性和天道的理论，依靠耳闻是不能够学到的。』

解读

细读《论语》一书，『性』字的确仅出现了两次，但『天』『命』『天道』『天命』等具有超越意义的词汇却多次出现，呈现了丰富的内涵；更重要的，整部《论语》孔子言『仁』多达七十九处。对于『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』的说法，我们也一样应持保留的态度。如此的态度，有助于我们考虑其他解释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若客观地来审视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』这句话，聪明的子贡曾经叹息：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』但这性与天道之说是子贡未曾闻，并不是孔子未曾言。孔子是因材施教的人，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，会做生意的子贡何须对他谈性与天道呢！若从朱熹说，谓此处之『命』为『天命』，则郭氏之说或可通。另外，朱子于《集注》中注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』句时，则引述程颐之言曰：『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。』

●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^① 孔安国曰：『所闻未及行，故恐后有闻不得并行也。范祖禹曰：

子路闻善，勇于必行，门人自以为弗及也，故著之。若子路，可谓能用其勇矣。朱熹曰：前所闻者既未及行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。

注释

①有：通「又」，再，又。

译文

子路在听到一条道理但没有能亲自实行的时候，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。

解读

子路是孔子十分喜欢的弟子，他那耿直忠烈的性格在温文尔雅的孔门中显得很突出。孔子和弟子们开了个玩笑：如果我的主张不能行于世，我将乘着小竹筏去海外隐居，跟随我的怕只有仲由吧？子路听了老师的赞赏，非常高兴。孔子又适时敲打了一下弟子，子路啊，你就是好斗尚武比我强了，别的地方可不足取啊。子路是个勇于行动的人，他听到一个道理一定要付诸行动，如果做不好，唯恐再听到什么新的道理。

孔子教育的艺术在子路身上充分展现出来了。子路对孔子忠心耿耿，一直追随在身边。孔子说将来我漂泊到海外，怕只有子路跟着我，是对子路忠心的肯定和赞赏。当子路听到后有点飘飘然的时候，孔子又告诉他，你只有忠勇比我强点，别的你还不行啊。好的老师总是善于欣赏和肯定学生的优点，鼓励他们继续努力。当学生有些自矜和骄傲的时候，老师又不忘及时泼盆冷水，让他发热的脑子清醒过来。正是在这样一边勉励一边提醒的教导下，学生才会始终保持正确的成长方向。

◎子贡问曰：『孔文子何以谓之「文」也？』子曰：『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「文」也。』

孔安国曰：敏者，识之疾也。下问，谓凡在己下者。**苏辙曰：**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。疾通于初妻之娣，文子怒，将攻之。访于仲尼，仲尼不对，命驾而行。疾奔宋，文子使疾弟遗室孔媾。其为人如

此而谥曰文，此子贡之所以疑而问也。孔子不没其善，言能如此，亦足以为文矣，非经天纬地之文也。
朱熹曰：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学，位高者多耻下问。故谥法有以『勤学好问』为文者，盖亦人所难也。孔圉得谥为文，以此而已。

注释

① 孔文子：卫国的执政上卿，姓孔，名圉，字仲叔。『文』，谥号。孔子同时人。

译文

子贡问道：『凭什么给孔文子一个「文」的谥号呢？』孔子说：『他勤勉而好学，不以向比他地位卑下的人请教为耻，所以给他谥号叫「文」。』

解读

『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』说的是对待学习应有的态度，虽然言浅，意义却极其深刻。不仅仅是在学习中，在生活上，为人处世上『不耻下问』都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波兰有句谚语说的也是『常问路的人才不会迷失方向』。然而其中的『路』却也意义不乏。『路』不仅仅是脚下的路，更是生活上的『路』，学习上的『路』，事业上的『路』，以及最终的成功之『路』。有句俗话说讲：学无长幼，能者为师。有些人碍于面子，受到虚荣心的驱使，始终放不下尊卑的等级观念，因而或自恃才高，或妄自卑薄，最终迷失了方向，或是永远徘徊于来去之间。如此行路，当然不可能成功地达到终点。所以必要时，不妨放下自己那颗炙热的虚荣心，以平等平常的心态问问身边的同路人，也许，就是那微不足道的一问便可以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和业力。也许，生活中的『路人』正是因为比比皆是，所以才往往被人忽视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何不细心寻找和问候『路人』呢？既然能放下虚荣心，又何愁

得不到路人的指引呢？『路不行不到，事不为不成』，只要经常不耻下问于『路人』，那么成功之时必定也就指日可待！

●子谓子产①：『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』**吴棫曰：**

数其事而责之者，其所善者多也，臧文仲不仁者三、不知者三是也。数其事而称之者，犹有所未至也，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。今或以一言盖一人、一事盖一时，皆非也。**朱熹曰：**子产，郑大夫公孙侨。恭，谦逊也。敬，谨恪也。惠，爱利也。使民义，如都鄙有章、上下有服、田有封洫、庐井有伍之类。

●子曰：『晏平仲善与人交②，久而敬之。』**孙绰曰：**交有倾盖如旧，亦有白首如新。隆始者易，克终者难。敦厚不渝，其道可久。所以难也，故仲尼表焉。**程颐曰：**人交久则敬衰，久而能敬，所以为善。

●子曰：『臧文仲居蔡③，包咸曰：蔡，国君之守龟，出蔡地，因以为名焉，长尺有二寸。居蔡，僭也。山节藻梲④，包咸曰：节者，栢也。刻镂为山。梲者，梁上楹，画为藻文。言其奢侈。何如其知也？』**孔安国曰：**非时人谓之为知。**张载曰：**山节藻梲为藏龟之室，祀爰居之义，同归于不知宜矣。**朱熹曰：**居，犹藏也。蔡，大龟也。节，柱头斗栱也。藻，水草名。梲，梁上短柱也。盖为藏龟之室，而刻山于节、画藻于梲也。当时以文仲为知，孔子言其不务民义，而谄渎鬼神如此，安得为知？春秋传所谓作虚器，即此事也。

注释

①子产：春秋时郑国人，姓公孙，名侨，字子产。他是郑穆公的孙子，担任过郑国的正卿（相当于宰相）。他在郑简公、定公时外合诸侯，内定邦国，深得百姓的爱戴。②晏平仲：姓晏，名婴，字仲。齐国大夫，历仕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朝，曾出任宰相，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。③臧

文仲：鲁国的大夫，姓臧孙，名辰，字仲。死后谥号『文』。曾被孔子批评为『不仁』『不智』。蔡：大龟。古时蔡国盛产乌龟，故称。④山节藻梲：节：是房柱子头上的斗拱；山节，是把斗拱雕成山的形状。藻梲：是把短柱上画上花草图案。

译文

孔子评论子产说：『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：他自己行为庄重，他侍奉君主恭敬，他教养百姓有恩惠，他役使百姓有法度。』

孔子说：『晏平仲善于与人交朋友，相识越久，别人越发尊敬他。』

孔子说：『臧文仲藏了一只大龟，藏龟的屋子斗拱雕成山的形状，短柱上画以水草花纹，他这个人怎么能算是有智慧呢？』

解读

评价子产的话应该是孔子三十岁办学时，得知子产去世的消息后讲给弟子们听的。

子产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现在奉行宽严相调、刚柔相济的原则，用儒家的观点来说，子产有中庸之道。而孔子眼中的晏婴交友也是有分寸的，不是所有人都可做朋友，而是那些有贤才、有志向者才能成为他的朋友。对待这些朋友，晏婴可谓仁至义尽，所以他的朋友对他十分尊敬。由于人的性格特点不同，兴趣爱好不同，生活习性不同，为人处世方式不同，故交友标准不一。即使是同一个人，由于涉世角度的变化，交友的标准也不一样。晏婴因越石父是个贤才，故交之；又因御侍闻过即改，有诚实品德，故交之。由此可知，择友



标准因个人性格而定，又因人无完人，故对待自己的朋友，绝不能求全责备。

孔子是一个主张生活俭朴的人，特别是对执政者来说，要『节用而爱人』，『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。』臧文仲身为鲁国大夫，家室富有自不必说，但他还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，畜养大龟彰显灵气，以求上天保佑。所以孔子对臧文仲的奢侈和刻意迷信是持反对态度的，并批评他是一个缺少智慧修养的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迷信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其中不乏政府官员，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。孔子虽然也信命，但他赞同郑国子产『天道远，人道迩』的观点，而且从整部《论语》中我们发现孔子还是主张事在人为的，故有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』的世人评议。所以作为一个领导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干事创业上，否则『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』，此天乃人民大众也。人类的发展，文明的进步，靠的就是这样一群敢于创新进取的人，他们的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荣誉，同时还有对大众的贡献。

◎子张问曰：『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也？』子曰：『忠矣！』曰：『仁矣乎？』曰：『未知，焉得仁？』何晏曰：但闻其忠事，未知其仁也。李充曰：进无喜色，退无怨色，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忠臣之至也。子玉之败，子文之举，举以败国，不可谓智也。贼夫人之子，不可谓仁。朱熹曰：子文，姓斗，名谷于菟。其为人也，喜怒不形，物我无闲，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身，其忠盛矣，故子张疑其仁。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，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，是以夫子但许其忠，而未许其仁也。『崔子弑齐君²，陈文子有马十乘³，弃而违之。』

孔安国曰：皆齐大夫。崔杼作乱，陈文子恶之，捐其四十四马，违而去之。至于他邦，则又曰：『犹吾大夫崔子也。』违之⁴。至一邦，则又曰：『犹吾大夫崔子也。』违之。何如？』子曰：『清

矣！』曰：『仁矣乎？』曰：『未知，焉得仁？』**孔安国**曰：文子辟恶逆，去无道，求有道。当春秋

时，臣陵其君，皆如崔子，无有可止者。**孙绰**曰：大哉仁道之弘！以文子平粹之心，无借之诚，文子疾

时恶之笃，弃马而逝，三去乱邦，坐不暇宁。忠信有余，而仁犹未足，唯颜氏之子，体仁无违，其亚圣

之目乎！**李充**曰：违乱求治，不污其身，清矣，而所之无可。骤称其乱，不如宁子之能愚，蘧生之可

卷，未可谓智也。洁身而不济世，未可谓仁也。**朱熹**曰：文子洁身去乱，可谓清矣，然未知其心果见义

理之当然，而能脱然无所累乎？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，而犹未免于怨悔也。故夫子特许其清，而不许其

仁。愚闻之师曰：『当理而无私心，则仁矣。今以是而观二子之事，虽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，然皆未有

以见其必当于理，而真无私心也。子张未识仁体，而悦于苟难，遂以小者信其大者，夫子之不许也宜

哉。』读者于此，更以上章『不知其仁』、后篇『仁则吾不知』之语并与三仁夷齐之事观之，则彼此交

尽，而仁之为义可识矣。今以他书考之，子文之相楚，所谋者无非僭王猾夏之事。文子之仕齐，既失正

君讨贼之义，又不数岁而复反于齐焉，则其不仁亦可见矣。

注释

① 令尹子文：令尹，楚国的执政官，相当于宰相。子文，姓斗，名穀於菟，楚国春秋时期的著名贤相。早孔子一百多年。已：完，毕。这里指免

职。② 崔子：指崔杼，齐国大夫。曾经杀害了齐庄公。③ 陈文子：齐国的大夫，名须无。崔杼杀齐庄公时，陈文子离开了齐国，两年后，又回到

了齐国。④ 违：离开，离别。

译文

子张问孔子说：『令尹子文几次做楚国宰相，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，几次被免职，也没有显出怨恨的样子。』



（他每一次被免职）一定把自己的一切政事全部告诉给来接任的新宰相。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』孔子说：『可算得上是忠了。』子张问：『算得上仁了吗？』孔子说：『不知道。这怎么能算得上仁呢？』子张又问：『崔杼杀了他的君主齐庄公，陈文子家有四十匹马，都舍弃不要了，离开了齐国，到了另一个国家，他说，这里的执政者也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差不多，就离开了。到了另一个国家，又说，这里的执政者也和我们的大夫崔子差不多，又离开了。这个人你看怎么样？』孔子说：『可算得上清高了。』子张说：『可算得上是仁了吗？』孔子说：『不知道。这怎么能算得上仁呢？』

解读

子文和陈文子都是孔子以前的贤人，孔子还是不要轻易许其为『仁』。令尹子文多次出任令尹、多次被黜罢官都没有露出喜悦和不满的情绪，而是认认真真把自己的工作交代给继任者。孔子称许他忠于职守。陈文子在崔杼杀齐庄公以后，舍弃了自己的四十四匹马不要，逃往他国。每到一国，先看其执政者。他经常感慨地叹息：『这里的执

政者真像崔杼啊。』便马上离开该国。孔子认为陈文子的品质清白正直，不屑与乱臣贼子为伍。在孔子心目中，『仁』不是某种具体的道德品质，而是所有道德品质的总和，是为入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。

清白正直和忠于职守是今天为政者应该具备的重要的品质。『清』从先秦开始就是士大夫十分推崇的品德。伯夷不吃周粟，被孟子称为『圣之清者也』，是说他是清白正直的圣人。东汉以后，士大夫中有了『清流』和『浊流』的严格区分。北宋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也歌颂了莲花『出污泥而不染』的清白品质。『清洁如水，坚稳如石』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座右铭。人生短短不过百年，犹如雷电之划空，白驹之过隙，何不活出个好人格给后人看呢？

◎季文子三思而后行^①。子闻之曰：『再，斯可也。』郑玄曰：文子忠而有贤行，其举事寡过，不必及

三思。季彪曰：君子之行，谋其始，思其中，虑其终，然后允合事机，举无遗算。是以曾子三省其身，南容三复白圭，夫子称其贤。且圣人敬慎于教训之体，但当有重耳，固无缘有减损之理也。时人称季孙名过其实。故孔子矫之，言季孙行事多阙。许其再思则可矣，无缘乃至三思也。此盖矫抑之谈耳，非称美之言也。程颐曰：为恶之人，未尝知有思，有思则为善矣。然至于再则已审，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，故夫子讥之。朱熹曰：季文子虑事如此，可谓详审，而宜无过举矣。而宣公篡立，文子乃不能讨，反为之使齐而纳赂焉，岂非程子所谓私意起而反惑之验欤？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，不徒多思之为尚。

◎子曰：『宁武子^②，邦有道，则知；邦无道，则愚^③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』孔安国曰：佯愚似实，故曰不可及也。王朗曰：或曰，佯愚盖运智之所得，缘有此智，故能有此愚，岂得云同其智而阙其愚哉？答曰：智之为名，止于布德尚善，动而不黜者也。愚无预焉。至于佯愚，韬光潜彩，恬然无

用，支流不同，故其称亦殊。且智非足者之目，可有虽审其显，而未尽其愚者矣。**孙绰曰：**人情莫不好名，咸贵智而贱愚。虽治乱异世，而矜鄙不变。唯深达之士为能晦智藏名，以全身远害。饰智以成名者易，去华以保性者难也。**程颐曰：**邦无道能沈晦以免患，故曰不可及也。亦有不当愚者，比干是也。**朱熹曰：**文公有道，而武子无事可见，此其知之可及也。成公无道，至于失国，而武子周旋其闲，尽心竭力，不避艰险。凡其所处，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，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，此其愚之不可及也。

注释

①季文子：鲁国的大夫，姓季孙，名行父。『文』是谥号。历仕鲁文公、鲁宣公，在鲁成公、鲁襄公时担任正卿。早孔子约一百年。其为人世故，非常谨慎，每临大事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计较思量很多，所以孔子说了以上的话。②宁武子：卫国人，庄公之子，文公、成公时的大夫。姓宁，名俞。『武』，是他死后的谥号。③愚：这里指装傻。

译文

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。孔子听到了，说：『考虑两次也就行了。』

孔子说：『宁武子这个人，当国家有道时，他就显得聪明，当国家无道时，他就装傻。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，他的那种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。』

解读

这是孔子对于当时人和稍早一些人的评价。季文子是鲁国的先贤，然而孔子对他还是略有微词：做事情所贵在于速决，季孙行父为利害再三计较，难免有为自己考虑太多的自私行为。对于宁武子，孔子认为他很会在乱世中生

存，国家政治安定则出来贡献才智，国家政治混乱则装傻躲起来。孔子是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』的理想主义者，他并不认同宁俞的装傻行为，故而自嘲：『其愚不可及也。』

处世有很多智慧，古人留给我们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。季孙行父的『三思』就值得我们学习。今天是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许多决策都要在瞬间中做出。『三思』还有必要吗？会不会导致我们贻误时机呢？其实，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反复思考的过程。草率和鲁莽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。宁武子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，这体现了他对时局的观察能力和应变能力。我们称赞理想主义精神，然而具备相当的应变能力也是极为重要的。这个社会是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有时我们得学会如何去适应它。

◎子在陈曰^①：『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^②，斐然成章^③，不知所裁之^④。』孔安国曰：简，大也。孔子在陈，思归欲去，故曰：『吾党之小子狂简者』，进取於大道，妄作穿凿以成文章，不知所以裁制，我当归以裁之耳。遂归。朱熹曰：此孔子周流四方，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。吾党小子，指门人之在鲁者。狂简，志大而略于事也。斐，文貌。成章，言其文理成就，有可观者。裁，割正也。夫子初心，欲行其道于天下，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。于是始欲成就后学，以传道于来世。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，以为狂士志意高远，犹或可与进于道也。但恐其过中失正，而或陷于异端耳，故欲归而裁之也。

注释

- ①陈：春秋时古国，其地约在今河南省东部、安徽省北部一带，故都在宛丘。春秋末年，陈国被楚国所灭。②吾党：指孔子的故乡鲁国。狂简：指行为粗略，简单化，不够高明。③斐然：有文采的样子，引申为文学、文章。④裁：节制、控制。这里有指导的意思。

译文

孔子在陈国说：『回去吧！回去吧！家乡的学生有远大志向，但行为粗率简单；有文采但还不知道怎样来节制自己。』

解读

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对本段的解释为：『此孔子周流四方，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。吾党小子，指门人之在鲁者。狂简，志大而略于事也。斐，文貌。成章，言其文理成就，有可观者。裁，割正也。夫子初心，欲行其道于天下，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。于是始欲成就后学，以传道于来世。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，以为狂士志意高远，犹或与进于道也。但恐其过中失正，而或陷于异端耳，故欲归而裁之也。』孔子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贤人，一生育人成就斐然。由于孔子主张『有教无类』，且学问渊博，德高望重，故求学者接踵而至，且多数学业有成。但后学弟子远不如最先入门者踏实，有恃才自傲之嫌，故孔子曾有言道：『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』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发现这样的人，有了一点小才气，或是有了一点小名声，就目空一切，趾高气扬，表面有一种霸气，实则是小人得志，得意忘形。对待这样的人，其才气可用，但对于其傲气，则应采取一定的方式予以控制，即『裁之』。

◎子曰：『**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^①，怨是用希。**』**程颐曰：**不念旧恶，此清者之量。又曰：二子之心，非夫子孰能知之？**朱熹曰：**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孟子称其『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』其介如此，宜若无所容矣，然其所恶之人，能改即止，故人亦不甚怨之也。

注释

① 伯夷、叔齐：殷朝末年，小国孤竹的王子，孤竹君死后，两人都不肯担任国君，后来逃到周文王的属地，适逢武王伐纣，两人苦谏。武王灭商后，两人逃到首阳山，采薇而食，最后饿死。

译文

孔子说：『伯夷、叔齐两个人不记人家过去的仇恨，（因此，别人对他们的）怨恨因此也就少了。』

解读

人与人相处，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彼此间都比较客气，互相礼让。一旦熟悉起来了，就觉得礼貌显得多余，尊敬似乎太见外。久而久之，放肆无礼的事情就会发生，最后常常会导致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晏婴则不是这样，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的礼貌和尊重，实际上也是保

持着和他人的距离。古人制礼，还有个重要的作用，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。合适的距离，会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容易、更轻松。你可以忘记

别人给你的好处，但很少有人能忘记别人对自己的伤害。三国时蜀国的名士任安很受时人推崇，诸葛亮问秦宓：『这人有什么特长呢？』秦

宓答道：『记住别人的好处，忘记别人的过错。』足见，忘记别人的

过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伯夷、叔齐能不记旧怨，于是仇恨就减少

了。宽恕是种美德，尤其是在有修养、高尚的人中间是不可或缺的。其

实，我们常说，放过了别人，也就是放过了自己，何必要汲汲于此呢？

